



罩盆

黄孝纪

倘若将脚盆倒扣过来,底板朝上,其状就与罩盆近似了。不同的是,罩盆更高,也更重,上面的圆面板中央横贯一根手臂粗的方木作为提手,且盆壁的一处偏上位置留有一个碗口粗的圆孔。

村里男人善饮,所饮的是自家酿的红薯烧酒。旧时的村庄,一年所吃的主粮一是稻米,再就是红薯。分田到户之后,曾有许多年,稻谷和红薯连年丰收,即便是我这样的五口之家,每年挖十几担红薯也是常有的事。红薯除了供人吃和喂猪之外,另一个用途就是酿酒,因此,那十几二十年的光景,可以说是村庄家酿红薯酒的鼎盛时期。

酿红薯酒的过程,工序繁多,时间跨度也长,涉及的各种器物亦多。

起先自然是洗红薯。挖来的红薯经过一番挑选,将那些挖烂的,表皮有很多虫眼麻子的,一律拿出来,所剩的全是皮白个大品相好,装满三两担谷箩筐。这么多红薯,假如一个个清洗,那是费时又费水。村人多是挑到溪圳、池塘、水井及河坝这些地方,每次将大半筐的红薯浸泡在水里,或搅,或踩,或搓,黄浊的泥水被水流自然扩散冲走,这样洗起来就快多了。

洗干净的红薯挑回家,就得盾刀盾碎。盾红薯就在箩筐里直接进行,红薯坚硬,要盾成指头大小确实不易,几担红薯盾下来,一个人难以吃得消,通常是一家人轮流着盾。我也曾盾过,要不了多久,就盾得手臂发麻,握刀柄的手掌磨得发红发痛起了水泡。这活自然以我父亲为主,他也乐于干,从他笑咪咪的眼神里,我们就能感觉得到。这可是关涉他未来杯中喜爱之物啊!

这个时候,我的母亲已在碗灶窝生了柴火,那口平素用来煮滷的大铁锅也洗刷干净了,加了大半锅井水。盾碎的红薯,倒入大锅中,盖上锅盖,煮熟。之后,再一桶一桶舀出来,倒入已经清洗干净的大缸大瓮之中。如此反复,直到这几担红薯全部煮熟入缸入瓮。待冷却后,添加自制的酒药粉,捂盖严实,任其发酵。

若干日子后,几个大缸大瓮已有隐隐的酒味透出来。揭开盖子,里面已像黑酱一般,不时冒泡。凭经验,父母知道,红薯酒糟已发酵好,得赶紧出酒了。

蒸馏红薯烧酒,村人叫出酒。出酒所需的几件器物,村人叫出酒的法器,包括:过缸、罩盆以及连接二者的竹筒。在村里,尽管家家户户都会出酒,但出酒的法器并不每家都有。或者说,大多数人家出酒时,都要借用别人家的法器。我家曾有许多年,也是靠借。

出酒所需的天数,依据红薯酒糟的多寡而定。酒要一锅一锅地出,少则一天,多则两三天。我家一般是连出两天,装满几个酒坛子,能供父亲有节制地饮用一年。

出第一锅酒,母亲最为忙碌:刷洗煮过滷的大铁锅,挑来井水倒入锅中,再一桶一桶舀了大缸大瓮里的红薯酒糟将锅子加满,双手提了沉重的罩盆盖上;在碗灶窝旁放一张矮方桌,将过缸稳当搁在上面,加满冷水;再拿了竹筒,对准罩盆和过缸的圆孔,略带斜度,将二者连接起来;罩盆与铁锅之间,竹筒与罩盆及过缸之间,所有的连接处都要用和好的软黄泥密封严实;过缸底的流酒嘴子包上一片干笋壳,笋壳尖刚好伸到地面上接酒的瓦坛口。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做好,她才一心一意坐在碗灶窝灶门口烧柴火。

随着满锅的红薯酒糟不断加热,蒸汽由罩盆的圆孔通过竹筒进入过缸的夹层,过缸里的冷水渐渐冒出热气,空气中的酒味也越来越浓。突然,一线清亮的声音响起,晶莹的酒液自笋壳尖落入酒坛。母亲的脸上顿时荡开笑容,她站起身,拿一只白瓷调羹,接一点酒,一抿嘴,连声说:“好酒!好酒!”这时,我们也会学着她的模样,接一点酒尝尝。父亲在场时,更是喜形于色。

酒坛渐满,过缸里的水也要换得勤,将热水舀出来,冷水加进去。邻里们趁此机会,用这热水浆洗衣物。

当品尝的酒味变得寡淡,一锅酒算是出好了。停烧柴火,拆了竹筒,揭开罩盆,将锅内稀汤浆糊一样的酒糟舀出来,倒入空缸空瓮,是以后喂猪滷的调味品。然后,母亲再重复前面的程序,出第二锅酒。第三锅酒……

那两天,从早到晚,母亲十分辛苦。即便如此,她也不忘在灶膛里给我们煨几个大红薯,外皮焦黑,浓香扑鼻。



“常游常宁”杯征文

衡阳日报社
常宁市交通运输和旅游局 主办

我的家乡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——洋泉水库,她以一种无穷的魅力吸引着我。

周末,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,树上的知了吱吱吱地喧嚣不停。但是,我一走近洋泉水库,就感到丝丝的凉意。抬头看天,万里无云,往水库里看,无论什么角度,它都是那么美。特别是那蓝蓝的湖水,感觉是那么赏心悦目。太阳光越强,我们看到水的颜色也就越蓝。碧绿的湖水既像一块巨大的翡翠,又像一块闪着金光的绿色大幕。我差点就要和着衣服冲到水里去尽情地冲凉。

看着水库的水这么干净整洁,我用双手捧一捧水来喝。“呀,这水真是好喝!”

水库四周的山上满是绿色的植物。每一棵树上都长满翠绿的叶子,树与树之间的空隙处又被浓浓的绿草挤满了。那密密麻麻的树叶中几乎找不到一片杂色的叶子,全是一片新绿。你此时一定会感叹:这里的植物是这么茂盛,这里的生命气息如此浓厚啊!

如今,美丽的洋泉水库已经改名叫天湖国家湿地公园了,据说将在年内正式通过国家验收!

为了更好地保护水源地,水库大坝上全部安装了铁丝网,防止外来人员去水库游泳和钓鱼。这里的水,已经多次通过环保检测为国家一级饮用水。我曾拿检测笔在水库的多个地方进行检测,得到的检测指数都是在18——19之间。这个检测指数让我们可以放心地饮用这里的水。我们常宁其他几个水库的水质检测,也没有天湖的水质这么好。于是,我大胆猜想,这个总容量达到525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——天湖,它的水质一定超过了我们省内的多数水库。

习总书记说:“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。”我的家乡洋泉,能够有如此多的绿水青山,这是我们全体洋泉人的福气啊!

我们的天湖

邓国元

现在我们称为天湖的洋泉水库始建于1966年。当年,全国各地大兴水利,洋泉水库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修建起来的。洋泉水库于1969年基本修建完成,并在随后的几年逐步完善了配套设施。当时的洋泉水库以防洪灌溉和发电功能为主。通过几十年的发展,现在的天湖又增加了旅游和饮水功能了。如今,天湖已成功申请国家湿地公园的检查验收,她将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项目。这必将极大的带动常宁市旅游事业的大发展!

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成功申报,也全面地加强了附近景区人文历史的整理。洋泉天湖,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,从来就不缺少历史的记忆。天湖,传说这里曾经留下过宋仁宗南巡的踪迹。天湖的湖中岛寨子岭,传说是明朝初年奉虎满练神兵的地方。天湖的朱家山是明朝功臣邓良之子景文安葬的地方。这里还有个神奇的地方。传说,洋泉有个叫“犀牛下海”的地方,是块风水宝地,清朝两江直隶总督曾国藩之曾祖常来天堂山采购“常宁木”。他善待山中乡民,百姓很敬重他。后来,他死在山中,山民置棺厚殓,木讷水运还乡。不料,讷经过此处,触礁散架,枢沉潭底,久捞未获。此后,湘乡曾族,人丁发达,官运亨通常遣人前来祭祀,并于潭畔建曾翁亭,以志永念。这就是曾翁亭的来历。现在的曾翁亭是洋泉水库重修的。历史也曾经是那样的富有玄机,我们只能做些猜想罢了。当然,一个家族的兴衰,取决于多种因素,并非一块宝地就能够起作用的。

洋泉天湖国家湿地公园要稳定发展,需要不断完善设施,也需要游客的大力支持。我发现,我们附近也有了集饮食娱乐、钓鱼休闲、汽船游览、宾馆住宿为一体的农家山庄。我真诚期待农家山庄生意兴隆,红红火火!

最美心头一亮时

周楚钦

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,应该朝气蓬勃,生机无限,却为什么在学习上出现厌学的情绪,在生活中也开始懒惰了呢?

蓦然回首,我猛然醒悟:岁月如梭,虽然现在还年轻,但是如果不能倍加珍惜的话,如果继续厌学懒惰的话,转瞬便流年匆匆,韶华易逝,到最后蹉跎岁月,虚度光阴,空恨一事无成。为何当初没有抓住划过指尖的流年?

我吃惊自己年纪轻轻怎么会生出一种隐居深山老林、坐看云卷云舒的厌世感,我连忙把这种消极思想逐出脑海,继续观看大山里的美景,与风云对话聚会。

夕阳西下,当阳光柔柔地撒落在小草上时,我意识到该走了。这里不属于我,我应该回到家里,回到学校,努力学习,天天向上,拼搏奋进,把握这最美的青春年华,做到不留遗憾,不说后悔,就像这绚烂的夕阳,落山之前也要竭尽全力绽放一天中最亮的色彩,惊艳世间。

提升,成长,就是心头一亮时。